

自下而上的“乡村再生”

——对台湾乡村社区非政府营造发展的调查报告



01116107 杨灵
01116112 郭畅

20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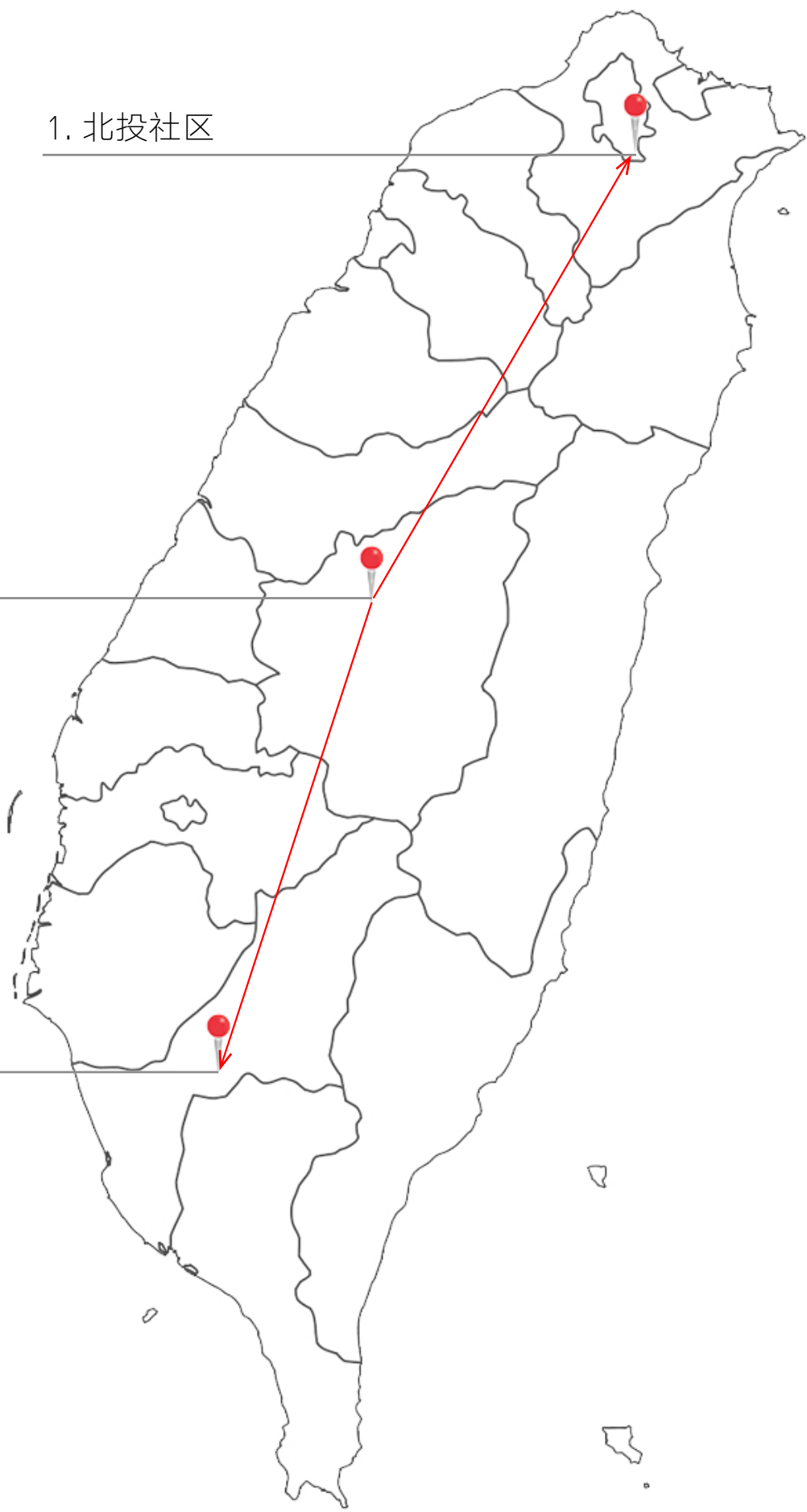
1. 北投社区



2. 南投县桃米村



3. 台南市土沟村





Catalogue

目录

1 Introduction 概述

1.1 研究背景

1.1.1 大陆目前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现状

1.1.2 大陆“乡村再生”出现的问题

1.1.3 台湾地区乡村再生发展历程

1.2 研究内容

1.2.1 何为“自下而上”

(乡村改造过程中对象关系)

1.2.2 “乡村再生”的一“主”三“面向”

(地——产——人、文、景)

2 Cases and Analysis 案例与分析

(“生产”“生态”“生活”——乡村社区)

2.1 “水牛”的再生产——台南市土沟村

2.2 “纸教堂”再生态——南投县桃米村

2.3 “温泉”的再生活——北投社区

3 Comparison 对比与经验总结

Introduction 概述

1.1 研究背景

1.1.1 大陆目前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现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2017 年的城市化率达到 58.2%，目前仍处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之中。按照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到 2020 年城市化率达到 60%、2035 年城市化率达到 70% 左右，基本形成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按照这样的轨迹判断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会进一步加速，资源进一步向大中城市积聚。

城市化进程导致了农村地区人才大量流失，人口结构失衡，乡村文化的衰落，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自 5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按照地域划分实行城市与农村户籍双行管理，极大程度上导致了城市与乡村的割裂与发展不平衡。由于城乡差距不断增大，乡村开始抛弃固守的传统乡村发展模型，追求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导致了乡村文化的多样性缺失。同时，乡村人口的不断减少，作为乡村文化传承主力军的青年，势必造成乡村文化传承的断层与缺失。

1.1.2 大陆“乡村再生”出现的问题

近 10 年来，我们常常会在各个媒体上看到“淘宝村”、“空心村”、“留守村”、“特色小镇”等一系列说明当下乡村特殊社会地位——被遗忘后又被重新提起，被重视而又因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无法深入居民生活而只能流于表面形式。当前的乡村设计导向似乎是城市发展的附属品，为日常忙碌的城市人提供休闲度假的场所，而非基于真正生活在乡村的居民需求考虑。

就如同现今城市建设需要避免“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一样，乡村建设也应该避免“千村一面”的风格建设，当前许多全国各地的“农家乐”型村庄的衰败也证实了这一点。由此找准每一个乡村自身的特点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中之重。这项工作仅仅依靠政府和相关规划部门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多元力量例如高校师生、实践的艺术师还有一些非营利组织可以对乡村振兴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力量。



1.1.3 台湾地区乡村再生发展历程

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农村与都市间的生活质量出现明显差距，多数农村社区存在交通不便、公共设施不足、居住环境脏乱、农民收入较低等问题，引发了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人力老化、农村资源闲置、农村产业没落、农村生活及文化特色丧失等后果。为此，台湾开始进行政策调整，实施改善农村环境卫生、设置农村工业区、加速农村公共投资等农村建设措施。20 世纪 80 年代，不断加大农村建设力度；20 世纪 90 年代，进一步提出推动“富丽农村”建设。其后，台湾农村建设经历了从单纯农业到农业、农民、农村“三农一体”，从简单生产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兼顾”，从传统农村聚落到农村社区生活圈、农村休闲旅游圈、农村产业发展圈“三圈布局”的过程，理念和实践都有了显著的深化和提升。

台湾地区首先通过完善乡村建设制度体系，既规范了所谓的“农村再生条例”的原则性内容，又对农村住宅规划、产业发展、环境与生态建设、文化与景观保护等一系列与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进行了详细规定与说明；同时突出农村居民主体地位，台湾一改过去政策落实“由上而下”、由行政部门推动的模式，转为强调“由下而上”的主导。通过设立专门的农村再生基金，专款专用的方式，推进“农村再生计划”开展。

1.2 研究内容

1.2.1 何为“自下而上”

乡村更新与再生的过程通常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方向的不同点在于乡村再生的发起者与实施者的不同。

自上而下通常由上级政府或规划部门从宏观方向以上帝视角去设想乡村的未来，通过对其地理经济与城市的关系去制定一系列发展规划，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城乡统筹发展上更加直观，然而同时也带来了最大的劣势，忽视了微观上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不能准确了解村民真正的需求，好的愿景往往导致最坏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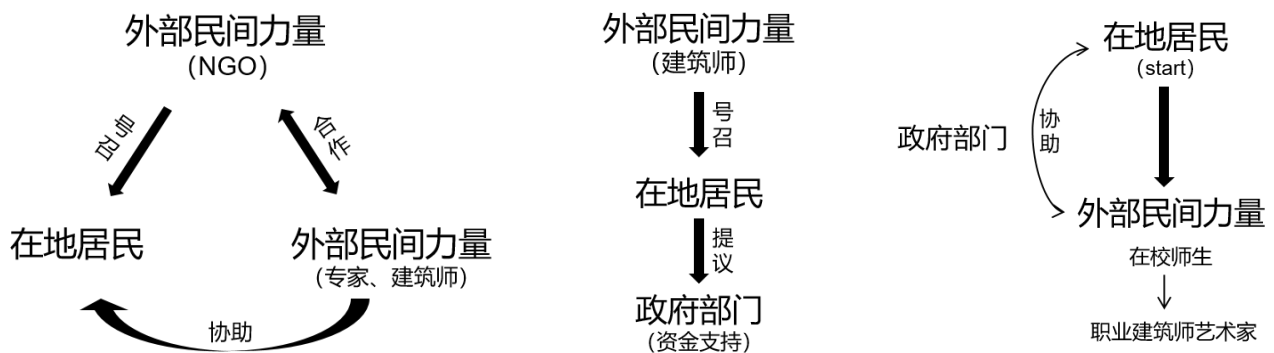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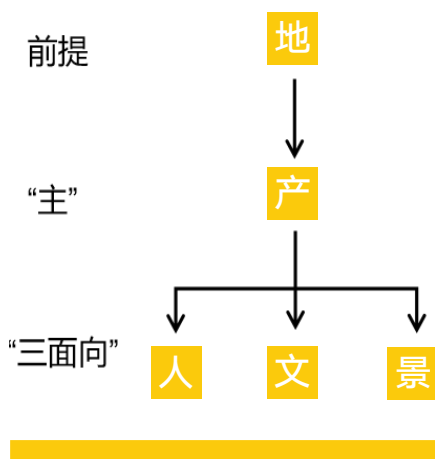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再生中再生者的三种可能关系（基于桃米村、北投社区、土沟村案例）

自下而上的方式在乡村再生中可以理解为依靠在地群众，民间企业艺术家和专业师生一起实地参与乡村的改造和再生过程中，政府等有关部门作为协助者参与其中；由此再生者可以分为三类：在地居民、政府有关部门、外部民间力量（民间企业艺术家和专业师生）。自下而上的再生过程则是基于外部民间力量在地考察或在地居民实际生活后产生问题或发现潜力，对乡村再生提出的构想，或许再经由政府有关部门的协作共同完成此过程，“政府”的角色是引导者而非主导者。在台湾的乡村再生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三者互动进行更新的成功案例。

1.2.2 “乡村再生”的一“主”三“面向”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可以看做是不具有城市特征的一个个社区，城市社区营造基于城市环境资源，并且受到城市基础设施的优待，学者将城市社区营造分出了五个面向“人”“文”“地”“景”“产”，五者并列共同塑造城市社区。



然而与城市社区不同的是乡村社区的再生面临的是城市化后人口流失，基础设施亟待改善等问题，因此在乡村再生过程中，我们认为着眼点同样是这五个要点，但不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基于乡村发展的局限性，其主次顺序应有先后。乡村再生应当是由于不同村庄的地理区位历史条件的不同，以乡村的在地特质为再生前提。同时将重点放在如何基于“地”发展可持续的乡村产业，由于资本集中在城市中，仅仅依靠政府资金无法支撑庞大的乡村再生工作，因而相比较城市社区营造中的“产”，乡村再生中产业是唯一可以维持后续“人”“文”“景”的要素，产业的选择与发展在维持乡村再生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到居民的共同需求（“人”）、乡村的文化传统（“文”）、乡村景观的维护与塑造（“景”）。这一主三面向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相互关联的。

2 Cases and Analysis 案例与分析 “生产” “生态” “生活” ——乡村社区调研

2.1 “水牛”的再生产——台南市土沟村

“地”——基础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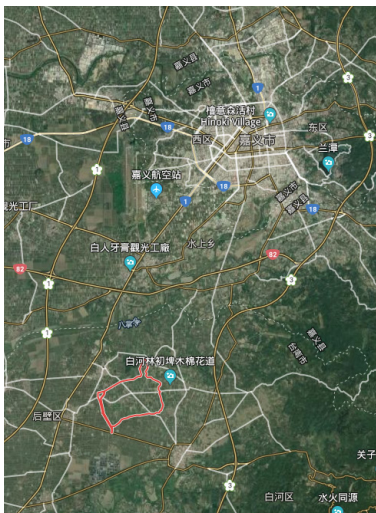


图2 土沟村地理区位

土沟村位于台湾中部台南市后壁区，土沟里为台湾台南市后壁区辖下的一里，位于后壁里的东边，全里由6庄组成，由西向东依序是凹仔、下土沟、顶土沟、无竹围厝、竹仔脚和过埤。居民多数为闽南人，通行闽南语，产稻米、蔬果为生，为嘉南平原上典型的传统农村。

土沟里位于后壁区东部，属嘉南平原中部的近山平原，地势平缓，周遭有局部的地形起伏，北方有稍稍突起的平顶山，四周大抵以水线为界。不同的水文系统，埤塘、水圳互相交叠。主要的水路有二轮中排和嘉南大圳北干线。

土沟里由两条乡道，东西向的“南90线”以及南北向的“南91线”为全里道路的主干。里内无大众运输系统，但西距后壁区中心仅两公里，对外交通多赖市区的后壁车站、客运站。里北有一条废弃的铁道，是日治时期铺设的糖业铁路，将沿线的甘蔗运至糖厂。今已无运输功能。

“产”——渐进式创造产业

由居民自主发起，高校师生以及艺术家建筑师协作共同再生

上世纪土沟社区鼎盛时期，村中有近三百多头水牛作为村中主要产业，2002年前土沟尚未推动社区工作，落后的农村被当成垃圾村，社区仅存破败房舍、老人与最后一头水牛。土沟人不敢说自己住在土沟，地方的无奈可想而知。社区居民兴起改变的念头，成立台南市土沟农村文化营造协会，在既没有独特的景观资源，也没有古迹、特色建筑或特色产业的土沟村，若采用传统的社区营造方式，很难有所突破而容易陷入传统、死板的窠臼中，他们开始尝试将外界资源带入村庄与乡土文化的在地性结合，改善村庄环境的同时为土沟村创造新的“生产”。

图3 摄于土沟村村口处



土沟村的再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社区自力营造”“艺术介入社区空间”“艺术产业进驻社区多元层面”2002年村民以农村艺术方向开展社区经营，成立了“土沟农村文化营造协会”，但始终缺乏一些专业性的指导；2004年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社区营造组入驻，学生和村民一起思考和讨论了如何突破传统创造农村新的生活价值，而非一味的复古与怀旧，从邀请艺术家进村创作，亲身实践改造聚落公共空间和整体环境，到设立“乡情画室”教村中老年人学习绘画，增强社区凝聚力，再到2012年以陈永兴教授领衔的“水牛设计事务所”入驻土沟村并进行一系列建筑实践；从物质空间改造到社区人文关怀，从社区自发活动到乡村永续产业，最后形成“土沟农村美术馆”这一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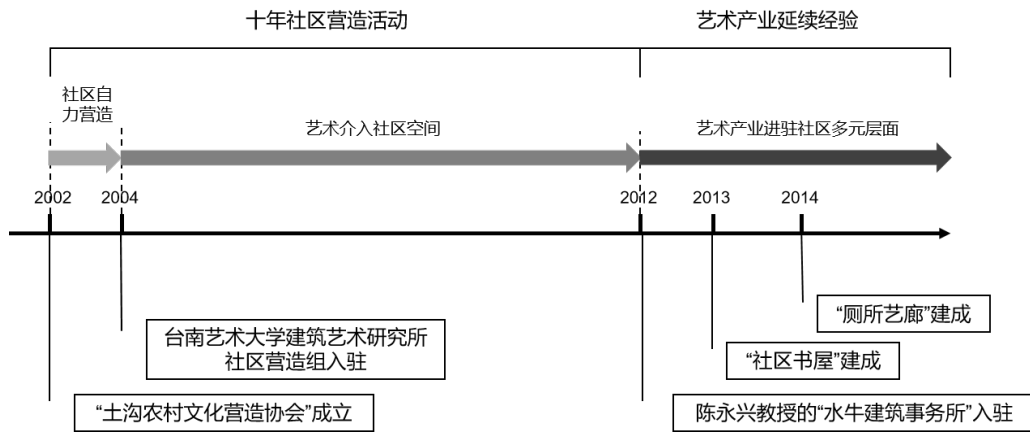


表3 土沟村“自下而上”再生过程（重绘）

· 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社区营造组入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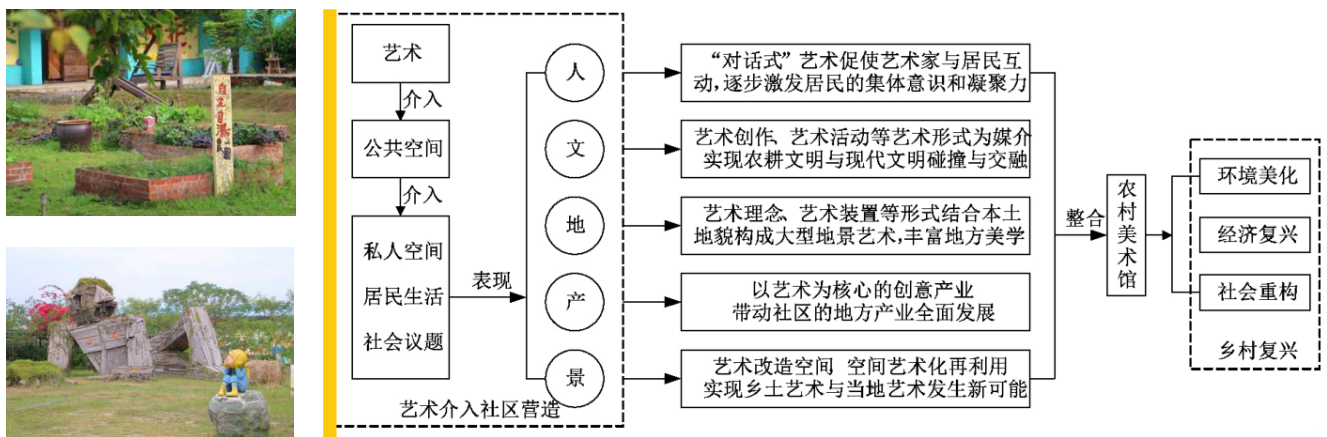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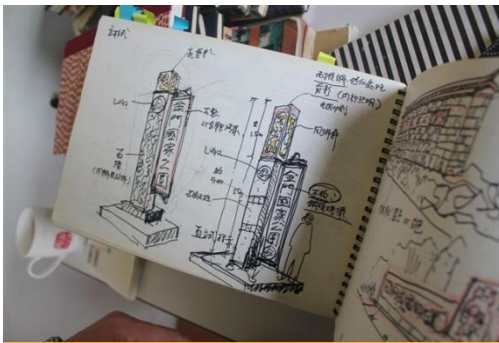
表4 台南艺大乡村营造策略(1)

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社区营造组入驻土沟村，与营造协会共同商讨突破传统、创造农村新价值的策略。在既没有独特的景观资源，也没有古迹、特色建筑或特色产业的土沟村，若采用传统的社区营造方式，很难有所突破而容易陷入传统、死板的窠臼中。营造协会与南艺团队由积极地“创造”态度取代消极地寻找社区资源，自2004 - 2011年持续进行了一系列的空间艺术改造计划，拉近了艺术与居民之间的距离，并不断举办创意活动，凝聚居民对于地方通过公共空间的改造和引入艺术设施来唤醒乡村社会的归属感，重塑乡村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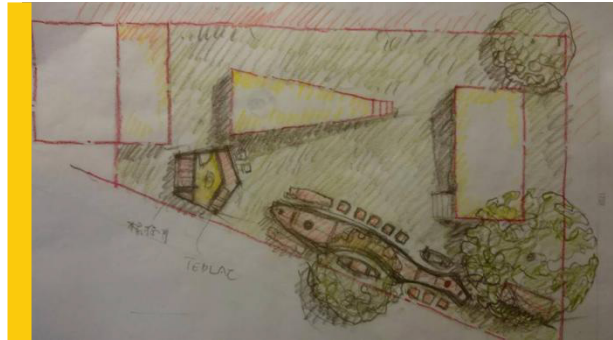
· 水牛建筑事务所入驻

陈永兴建筑师 74 年毕业于东海建筑系，在象设计集团工作将近二十年后，来到台南后壁的土沟村开设受坚实的建筑师养成教育，从认识土地与关怀地域环境为起点，企图从乡土环境里找到创作素材。生肖属牛的他以水牛象征台湾精神一步 - 脚印深耕环境，以乡村为起点，积极参与社会；以乡村的素材，做前卫的作品。

在土沟村的几年实践中，他带领员工和大学生分别完成了社区书屋、厕所艺廊、乡村厨房等一系列公共设施的全程建造，在地实践积极改善了乡村环境。



6 设计草图



7 设计草图

9 厕所艺廊



8 艺术展



“人”——居民定位的转变与多群体介入



图9 土沟村调研的时候午餐

2006-2007 “让辛苦的农夫变成优雅的农夫”
通过公共空间改造改善农民的日常生活品质。

2008-2009 “艺术家变居民，居民变艺术家”
艺术家与居民互动，让居民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艺术，激发想象力。

2009-2010 “青春解放农村”。
号召青年大学生下乡，组成“田园艺工队”，在乡村里进行劳务和活动与艺术创作。

2011- 至今 “土沟农村美术馆的经营与再生产”

十年营造将艺术产业引入土沟社区，“水牛建筑事务所”的加入为土沟村的可持续发展再添动力，吸引到了更多艺术产业活动和艺术家，如“2013 村之屋当代艺术展”

“景”——在地艺术为底

1. 单点式展览——土沟艺术典藏

收集村庄营造过程中的故事和典藏作品展。

2. 线状式主题联结——村之屋当代艺术展

串联村中各个废弃的的建筑空间，进行改造更新。创作艺术走出展览室博物馆，进入住宅合院街道，多样的空间形式与各类艺术家结合。



廖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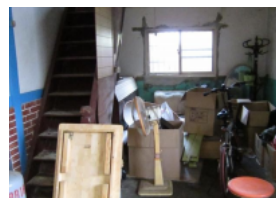


空间类型：三合院



结合三合院，美化空间布置展览

张宅



空间类型：仓库



透过影像投射，在原有空间中衍生另一个空间

3. 面域——地景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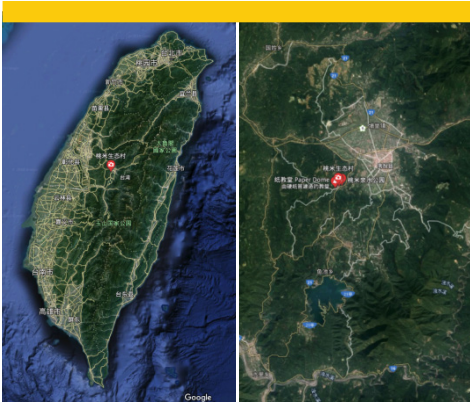
结合“田园艺术播种计划”开展



总结——艺术介入乡村再生

由于调研土沟村的当天，并没有来此地做义务活动的大学生和 NGO 组织，因此在查阅部分文献资料和询问了当地居民后，我们总结了土沟村改造的基本模式。艺术介入乡村社区营建基本从“人”、“文”、“地”、“产”、“景”的五个方面入手，而土沟村的农村美术馆将整个村都变成了美术馆，它提供了地方经营艺术产业的地域品牌和平台，在营造过程中同时实现乡村环境的改善、经济的良性开端以及乡村社会的归属感塑造，是艺术与社区合作的一种乡村复兴模式。

2.2 “纸教堂”再生态——南投县桃米村



“地”——基础条件（地理位置 & 交通）

桃米村位于台湾中部南投县西南方，占地面积 18k m²。距离台北市 200 公里驾车 2 个半小时，离台中市 52 公里驾车仅 50 分钟，距离著名景点日月潭 11 公里仅 20 分钟车程，并且有旅游公司在此开辟了连接台湾中部各景点的旅游大巴，每隔 30 分钟就有一趟从台中车站出发。我们从台中市出发经历一个多小时左右车程到达了桃米村。

“地”——基础条件（历史背景）

1999 年 9 月 21 日大地震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生态环境。

“产”——再生过程

社会组织发起，大学师生与政府协作。

占地面积：18 平方公里
 投资总额：工程建设经费约 4000 万新台币
 规划业态：一个融有机农业、生态保育、文化创意等于一体的乡土生态建设村。

21 世纪之前，这里是一个出了名的贫困村，产业落后，经济衰落，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逃亡到都市谋生。由于埔里镇的垃圾填埋场就在村落附近，所以桃米村又被称为“垃圾村”。祸不单行，1999 年台湾南投地区发生了“9·21”大地震，使得全村 396 户中的 228 户房倒屋塌，村里顿时变为一片废墟。

· 产业发展前期调研

2000 年，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邀请了台湾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协助桃米的生态调查及规划。调查结果发现，因经济衰退而低度开发的桃米，竟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其中台湾二十九种蛙类，桃米就拥有二十三种；台湾一百四十三种蜻蛉类，在桃米就发现四十九种。基于此，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面向村民开设了系列生态课程，培养了许多“生态讲解员”，介绍青蛙的保育知识。

· 产业发展路径

（地 & 景）生态为底——恢复生态环境的“清溪活动”



桃米溪是桃米村里重要的水资源，但曾经这里却堆满了垃圾，污染严重。为恢复生态环境，桃米人以“清溪活动”作为重建家园的起点，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封溪治理，并为此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封溪誓师大会，为发展桃米生态村的旅游业奠定了生态基础。

桃米溪是桃米村里第一个以生态工法改造的河流，在改造的同时还建造了亲水公园与观景台。亲水公园中种植了九穹树和野牡丹等植物。夏日里，游客在亲水设施中戏水，清澈透明的泉水赶走了满身的暑气，沁凉、清爽之感使人觉得夏天也别有风姿！

另外，桃米村的设施建设也体现了生态原则。亲水公园中厕所的电力来源于太阳能光电再生能源系统，它结合太阳能资源供应电力，每年大约产生一千度的电力供亲水公园使用，融合了自然生态与环保理念。

· 产业为用——突出原乡创意的“青蛙共和国”



村口的青蛙雕塑

桃米村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台湾有 29 种原生青蛙，仅桃米村就占了 23 种，这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早年，桃米村在山林间辟地种植地瓜、稻田，一直以来以农业为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麻竹笋为主要产业，辛劳一年的农民收入水平很低。在重建过程中，桃米人对当地资源进行了深入挖掘，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产业——全台首个以青蛙观光为特色的生态旅游休闲产业。

桃米村民通过挖掘资源潜力，将“青蛙共和国”提炼为新的文化符号，把青蛙设计成各种可爱的卡通形象，遍布乡村醒目位置。在桃米，处处可以看到青蛙雕塑和图案，还有湿地公园，以及一家家民宿院落里为青蛙营造的生态池。有意思的是，就连这里的男女卫生间也命名为“公蛙”和“母蛙”。这里的村民还亲自动手，用纸、布、石头等乡村材料，制作手工艺品，俨然使桃米村变成了一个昆虫生态文化体验休闲区。另外，桃米村的产业还从青蛙观光、生态旅游，走向了影视媒体，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如 2014 年的一部 3D 立体动画电影——《桃蛙源记》，就是以桃米村为原型拍摄的。



村中的青蛙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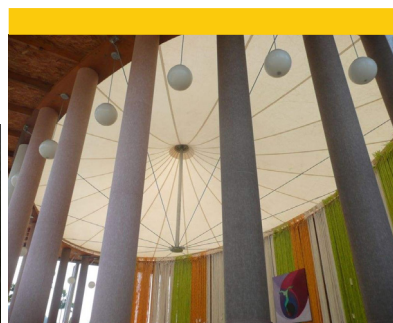
· 文化挖掘——重塑社区精神的“纸教堂”

纸教堂是桃米村重建中的一个关键性项目。它是台湾第一座纸建筑，内部由五十八根纸管支撑，室内与室外的长椅也都是用纸制作的。教堂里使用温暖的黄色灯系，给人一种温馨沉静的感受。傍晚时分，温暖的橙黄灯泡照亮整座教堂，与倒映在水面上的教堂光影成双，黑夜里让人充满重生的希望和勇气。这个教堂象征着桃米村坚贞而博爱的精神信仰，既是社区精神和生态文明的诠释中心，又是当地开展其他重要活动的社区生活中心。

围绕纸教堂，周边还建有生态文化见学园区，里面设有遵循自然农法的“农之园”，推广在地农产的“食之堂”，推行创作工艺的“市之集”，艺术与生态结合的“艺之地”，提倡学习的“学之房”，以及鼓励人们亲自体验的“工之坊”。当地居民和游客在此除了观景，参加活动，还可交流、购物与食宿。这些景观与纸教堂交相辉映，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宁静之感。



桃米纸教堂周边和内部



“人”社区营造——构建情怀互动的民宿

桃米村在重建初期，鼓励有条件的居民先把自家旧房打扫一两间出来试运营，并且邀请农委会、世新大学等多位专家，培训村民休闲产业的相关课程及生态解说技巧，引导社区居民学习生态工法、休闲民宿经营。同时，“造屋”的过程也成了重塑社区核心价值的契机，进而将桃米村推向了“合作与互助的时代”，逐渐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结了起来。

随着桃米村生态观光游产业的发展，目前桃米村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观光休闲网络及生态导览解说，并成立了 30 多家合法民宿。民宿主人会将与生态相关的经验知识、社区里的生活，同来这里旅游的朋友分享，凡是到过桃米村的朋友，都可以感受到民宿的亲切、温暖和专业。



居民自建房改造为民宿与工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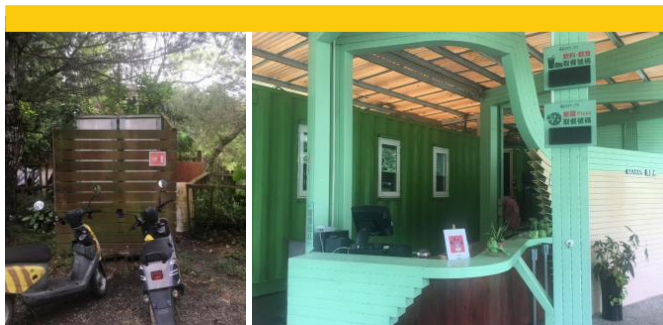
总结转型——乡村生态社区

桃米村在重塑产业的过程中，以保护生态为出发点，考察调研当地物种资源，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生态农业观光村，将生产、生活、生态和农业、加工业、旅游业有机结合，为了实现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田园居住等复合功能。

同时在桃米村再生的过程离不开专业团队的协助，各类再生者兼顾了生态保育与观光休闲的农村区域方向发展。桃米村的重建促进了桃米农业走向休闲化，并于 2007 年审核通过成为“南投县埔里镇桃米休闲农业区”。目前，桃米村的一级农业产业仍以种植业为主，包括竹类、菇类、茭白笋、茶、金线莲等；二级农业产业有灵芝加工厂（以外销为主）、竹笋加工厂及工艺坊等，主要农产加工品有笋干、笋丝、角笋等，竹笋成为桃米村重要的经济作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桃米村的发展产业为代表的这类生态休闲农业产业村庄依然会面临着旅游淡季与旺季的影响，在这一次调研中，不知是不是因为工作日的缘故，桃米村中长满杂草的市集小草坪，空无一人的村中主街道，这里仅仅成为游客们去往日月潭景点的路上在大巴上的匆匆一瞥。少有人或旅行团在此下车。直到进入桃米生态园中参观时，才陆陆续续发现许多游客公园门票为 50 新台币（约人民币 15 元），公园内部设施比较陈旧，像是少有人来修缮的感觉。



废弃的临时公共厕所随意的摆放在入口的角落边，门口还停有电动车，严重破坏了入口的景观。园内的小餐厅也似乎因为游客太少也难以以为继，只留下曾经可能很多人来过的想象。园中的小路保持的较为整洁，但两旁的池塘水上漂浮着的许多杂草和浮藻让这一块有许多蚊虫，湖边常可以看到成群的蚊子（图中白船是大地震后遗留下来的痕迹，本应是一处景点但由于水质不是很好导致少由于游客走到这一边观察了解）。

这一系列场景和设施表明仅仅发掘了农村产业是远远不够的，乡村再生要想长远的成功，还与乡村的基础设施与产业环境能否持续得到维护，产业的经营能否吸引和留下更多元的人群有重要关系。

换一个角度理解，旅游产业是否是一个适合乡村再生与发展的主要产业？从桃米村的观察来看，仅仅依托旅游产业兴盛维持的乡村再生必定会因为旅游产业的低迷而失败，寻找到可持续的实体产业在此基础上进行公共空间改造与观光业发展或许才是“再生”的良策。这一系列场景和设施表明仅仅发掘了农村产业是远远不够的，乡村再生要想长远的成功，还与乡村的基础设施与产业环境能否持续得到维护，产业的经营能否吸引和留下更多元的人群有重要关系。



2.3 “温泉”的再生活——北投社区

“地”——基础条件（地理位置 & 交通）

北投温泉位于台北市北投区，北投原为平埔族中的凯达格兰族 (Ketagalan) 部落居住的地方，清初时期汉人前来北投开垦，故改称『Pataauw』、八投、八头。北投温泉源头为林泉内里和湖山里，日据时期发现即在地热谷一带。



北投温泉博物馆位于台北市北投区中山路、北投温泉区内、北投公园后方，是昔日的北投温泉浴场，北投自日治台湾以来即因温泉乡而胜名，1913年台北州厅为了要提升一般民众享用高品质的温泉，特斥资兴建北投温泉浴场是当时东亚最大型温泉浴场，设有温泉浴池、休憩室、餐厅、娱乐室等，成为北投温泉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代表性建筑。搭乘捷运至北投站（淡水线）转乘新北投支线至新北投捷运站。

“地”——基础条件（历史背景）

北投温泉浴场建于1913年6月17日，为台北州仿照日本静冈县伊豆山温泉的方式兴建而成，是当时规模最大、最华丽的公共浴场，由台北厅公共卫生单位管理经营。1921年日本皇太子裕仁来台，乃增建二楼30多坪御休所；1997年二月内政部定为三级古迹，之后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整修为北投温泉博物馆。占地约700坪，是两层楼仿英式砖造建筑，一楼为砖造浴池，二楼为木造休息区，并设有娱乐室等。



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此浴场曾一度成为国民党北投镇党部，及民众服务社，除了办国家庆典外，也出租供民众作为办喜宴的场所。当时该建筑一楼后面部分，即现博物馆办公室区及浴场部分，也做为“台北县议会招待所”兼营游泳池。该建筑同时还有警察局北投分局光明派出所，共三单位同时使用该建筑。国民党部迁出后，北投温泉业也没落了，最后台北县议会也不再使用为招待所。而光明派出所亦于1988年2月9日起迁移至新址光明路131之2号。于是该建筑变成台北县人员陈师尧先生占用之住宅，部分空间出租变成电影道具间，开始急速倾颓。

“产”——产业发展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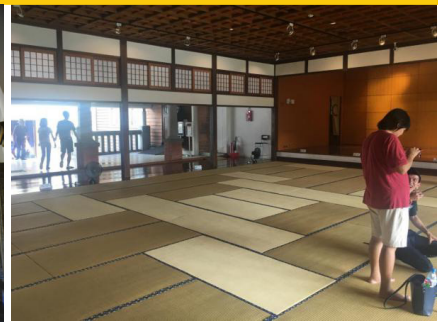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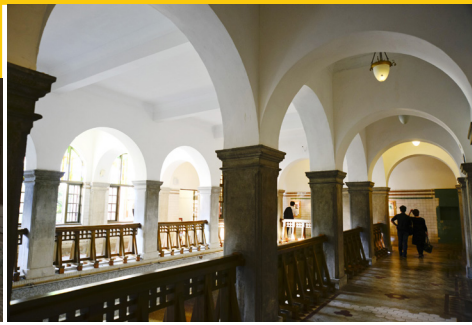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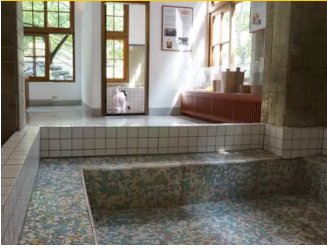
由建筑师发起，连接当地居民与政府

1994年逢甲大学建筑系的学生陈林颂由于小时候游历北投的美好记忆，以北投温泉谷地的北投溪、北投温泉公共浴场、北投公园等北投历史空间之研究，为题处理逢甲大学毕业论文，并测绘了北投公共浴场平面、立面图、北投溪谷地模型。因陈林颂到处呼吁抢救北投公共浴场，不要被拆除成为缆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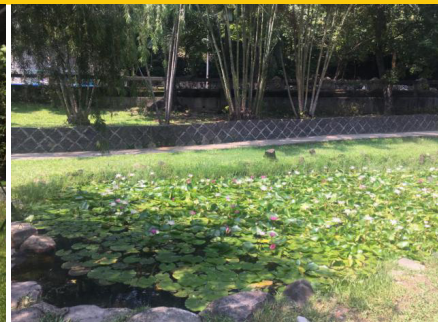
博物馆展览照片

第一阶段——室内



1998年北投温泉博物馆由台北市政府着手修复成史迹类保存博物馆，并在10月31日对外开放。当时花费总计有1亿1181万余元；工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拆除一些岌岌可危的建筑体，以及补强管线等，花费336万元；此阶段留下来旧有的温泉系统包括分水管、磺底石、温泉陶管，口径砖等，这些在营造筹备阶段由许阳明、陈林颂等人在工地发现保存，或专程收集的无偿文物。

第二阶段——室外



第二阶段则是修复与再利用工程，花费9845万209元。此次主要是为了与邻近的北投温泉亲水公园一起规划。这一段时期的修复，参考了许多旧照片和耆老口述，将温泉博物馆内部与外部尽量回复日治时期旧貌。可惜博物馆仍有不少珍贵的文物已经遗失，如西侧一楼拱窗的彩绘玻璃，就已在修护前遗失，现在是复制品。

该馆现已列为台北市三级古迹。馆内规划有一楼二楼展区，以北投温泉发展史为主题，从温泉的原理、北投石、火山（一楼展场）到后期北投温泉乡发展史、凯达格兰族历史“北投社原住民”、北投产业和台湾好莱坞等规划（二楼展场）。馆外的露天剧场则有不定期的表演活动，成为一个另类的社区活动中心。



“景”生活为底——从居民的温泉浴场到社区的博物馆

从当地居民的温泉浴场变身作为经典景点的温泉博物馆，居民的角色从使用者变为运营者，但北投温泉作为社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却从未改变。从2011年以来，温泉博物馆每年平均参观人数超过五十万，其中外国人比例高达四分之一。在参观中发现，博物馆中大部分志愿社工多为居住在附近的老年人，为各国游客讲解北投温泉的历史和发展。居民具有强烈的社区意识，将社区改造纳入到自己的生活中，这样的自主性促使产生了在自然资源之外身后的人文背景。

“文”文化挖掘——凝聚社区精神的温博馆

温泉博物馆作为北投温泉系列建筑中较为重要的历史建筑，价值在于其见证了时代的发展，是鲜活的记忆载体。首先是历史建筑与学校教育的结合，配合中、小学甚至大学的课程或课外教学，历史建筑不只是游客参观的景点，而应该让年轻人从其中收获知识与启发。另外，在历史建筑所在社区开展教育训练，让民众更加了解生活的这片土地，进一步认同地域文化，肯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通过培养志工群体，不但可以解决专业人力不足的情况，让不同领域的有志之士参与事务更能加速知识的传达与思维的创新。除去志愿讲解社工，北投区公所同时出版了北投杂志，内容包括了北投区的土地，住民，政事，教育等各方面。

“人”社区管理——激发积极主动的更新



北投温泉博物馆的运作经费来源于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以及社会捐款，其营运机制在整个台湾来看都是相当特殊的案例，由社区志工组成的服务队，义务负责博物馆的日常运作，服务志工负责游客咨询服务，协助场地整理，维持参观秩序及品质，维护展示物及展示相关设施。导览志工负责导览解说博物馆建筑物、馆藏、展示及周边景点，研发导览手册、充实解说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专业志工，即因特殊功能或业务而招募的志工。志工服务队当初由社区自发成立，在多年实践中，与上级部门沟通协商形成现在相对完善的机制，旨在提升北投温泉博物馆的服务品质，同时积极结合社会人力资源，提供民众参与服务及终身学习的机会，增进民众对乡土的了解、关怀与参与，进一步推动温泉文化发展。



总结转型——近郊生活社区

北投温泉博物馆是台湾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的典型范例，其不仅局限于建筑单体的维护与展示，更扩大到周边社区，形成以其为中心的生活环境博物园区。而博物馆也不再只是扮演过去的角色，进一步承担起文化再造、相关研究累积、居民终身学习等方面的功能和责任，形成动态的生活文化网络。北投温泉博物馆的保护活化方式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探讨学习，首先，其修复过程中遵循“保存原貌”原则，尊重历史建筑所承载的文化和价值，同时保留历史各阶段的建造使用痕迹，体现了“历时性”的保存理念。其次，社区参与在整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突破了以往历史建筑独立存在，被保存下来的空间很少带给其所在地域新的社会影响，而北投温泉博物馆则尝试以志工为主的经营方式，配以各教学机构、社团组织、商业团体等的合作互动，带动起整个社区的新文化与新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再造的社会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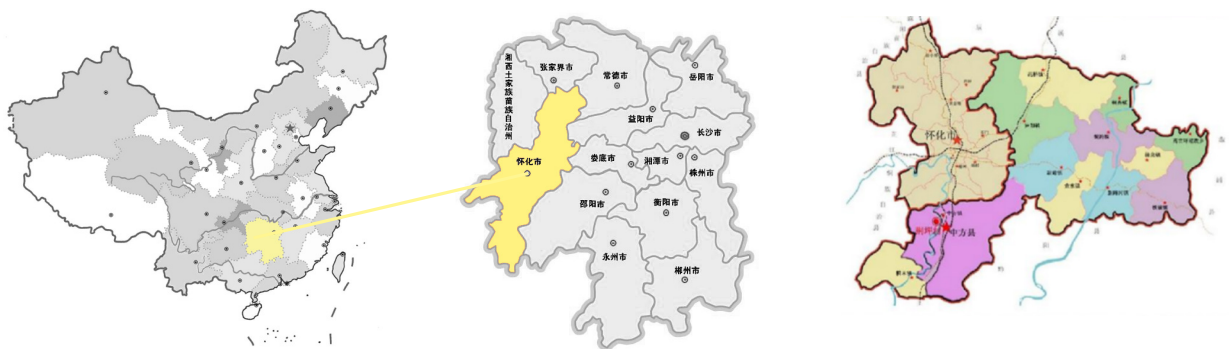
3 Comparison 对比与经验总结

相比较台湾地区乡村再生的方式，大陆的乡村振兴更加依赖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在之前的实地调研中，笔者对家乡附近的有代表性的近郊型古村落——湖南省怀化市荆坪古村进行实地调研，从村庄总体规划到历史建筑的保护了解其乡村再生的方式，采访询问居民的态度和意见，分析并反思了其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希望以此为案例与此次游学中观察到的台湾乡村再生进行对比。

· 自上而下的荆坪古村再生

“地”——地理区位与历史背景

荆坪古村位于湖南省西部、怀化市南郊的中方县中方镇。距怀化市区 15 公里，总面积约 8 平方公里。荆坪古村历史悠久，据史载和文物考证：荆坪为战国时期古国都且兰古城，汉代为舞阳县址，唐宋为溆州城址。1987 年著名考古学家吕遵铎先生对此新元遗址进行考证，认定其为旧石器遗址，并命名为“舞水文化”。



过去荆坪古村整体格局以鱼形分布于舞水河西岸，自北向南呈带状分布，南部核心区为“九宫八卦巷”，由十余条南北走向的青石巷道组成，呈现出湘西地区少见的“窄巷高墙”格局，布局选址考究，田-村-水关系紧密，建筑上讲究风水中的“藏纳”，功能上也兼具防御外患的功能，虽然在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 45%），但风水格局仍有汉族特点。

现状村庄建设主要以潘式祠、洑波宫及周边传统风貌建筑为核心向外扩展，建设较为密集，以村民住宅用地为主，穿插耕地、林地和水塘。

2000 年后城市化的发展，村中人口逐渐流向周边城市，劳动力缺失也让乡村的基础设施逐渐衰败，村内几百年的历史老建筑也年久失修，受到损毁，同时村民新建住宅也在不断侵蚀村落传统格局，在 2005 年开始，当地政府开始组织对村庄进行修缮保护和再生开发。



“产”——自上而下的整体发展规划

依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及荆坪村实际情况，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核心保护范围是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较为集中，空间格局保存完好，街巷风貌特征明显，需要重点保护和严格控制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为确保核心保护范围的风貌、特色完整性而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地区。环境协调区以村庄主要空间观赏点视线背景为限。

荆坪古村再生主导产业以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以文化旅游市场为导向，建设名村游览、文化体验、民俗休闲三大主导旅游产品，田园观光、生态休闲、农作体验三大辅助旅游产品，以及寻根、摄影、考察等专项旅游产品，形成多元互补发展、精品带动、整体联动、特色突出的旅游产品体系。



在规划性文件的指导下，荆坪古村的产业发展由当地的旅游局进行细部指导，在实地调查采访中，得知了村口的潘氏祠堂修缮经费由潘氏后代集资完成。村中石质铺地和部分景观由政府出资完成；关于周边新建住宅，据采访得知，当地旅游局要求新建住房应当适应村庄传统风貌，尽量仿古风格，也因此私宅造价会升高，政府会有部分补贴，政府补助贴砖施工加上材料所有费用的40%~50%。

在渐进的开发与对外的宣传后，荆坪古村的旅游业在2007年起逐渐发展，周末与假期常常吸引来尝农家菜和观光的游客，村中居民也依靠着旅社与农家乐留在古村中维持生活。

“景”——被延续的清式风格

现今的荆坪村为尽可能保护村庄传统历史风貌，大多数新建的老百姓的私房风格均仿照村中潘氏祠堂、官圣殿等保留下来的清式砖砌建筑风格。为了解村庄传统建筑风貌，笔者首先对村中几处历史文保建筑进行调研。在现场实际调研中可以看到，村中保留下来的清式建筑均为四周青砖砌筑，内部为木作构造，村中小路窄巷高墙。为了解新建民居风格的源头，首先调研的是官圣殿和潘氏祠堂和一栋稍晚一点的清式民居历史保护建筑。



“人” & “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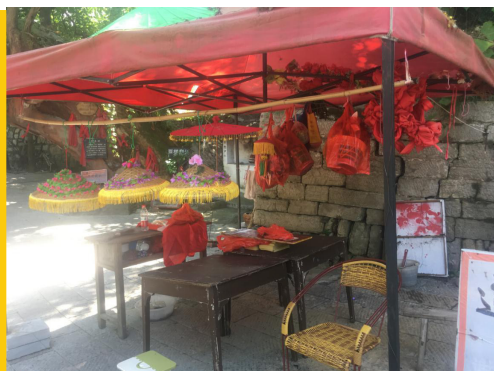
荆坪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技艺、传统戏曲、民俗文化、传统节庆、传统美食等五大类。其中包含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中方斗笠(传统技艺);一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傩戏(传统戏曲)。民俗文化包括居住传统、文娱习俗(唱山歌、渔鼓)、荆坪酒歌，传统节庆包括荆坪端午节、冬至祭祖，传统美食包括腊肉、凉粉、馊饭、石耳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 (1)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普查和建档工作；
- (2) 加强对传统文化艺人的保护和培养；
- (3) 加强基础设施和文化旅游设施建设；
- (4) 重塑文化公共空间，打造文化品牌；
- (5) 促进村内传统文化载体与外界交流，加大宣传力度。

荆坪村区位独特且优越，交通便利，能够吸引较多的游客，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展示专项工程，可以系统推进保护与利用，在发展中传承。

表 4 规划传承与展示专项工程一览表

序号	项目工程名称	传统文化类别	未来发展结合项目
1	中方斗笠传承展示工程	传统技艺	文化展示、特色产业、文化旅游产品
2	傩戏体验展示工程	传统戏曲	傩戏体验、戏曲表演展示、民族工艺品
3	潘氏宗族文化保护展示工程	口头传统	文化展示、研究、文化旅游产品
4	荆坪节庆传承展示工程	民俗文化	节庆活动展示、研究
5	百家宴特色餐饮工程	民俗文化	特色家常菜、食品加工业、展示
6	荆坪馊饭特色餐饮工程	传统美食	特色餐饮、食品加工业、展示
7	荆坪渔鼓传承展示工程	民俗文化	歌舞节目表演展示、研究



村中特色斗笠摊

村里土地庙与百年古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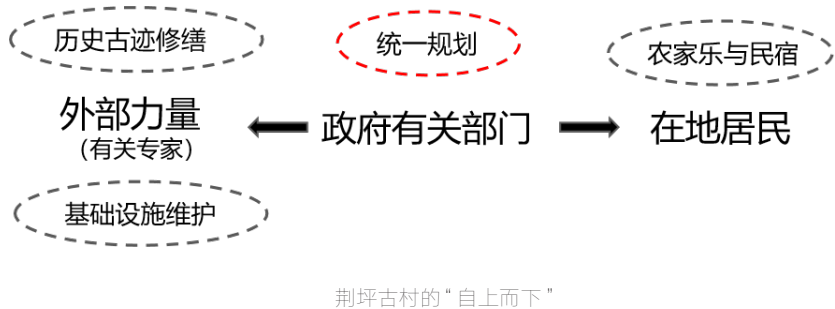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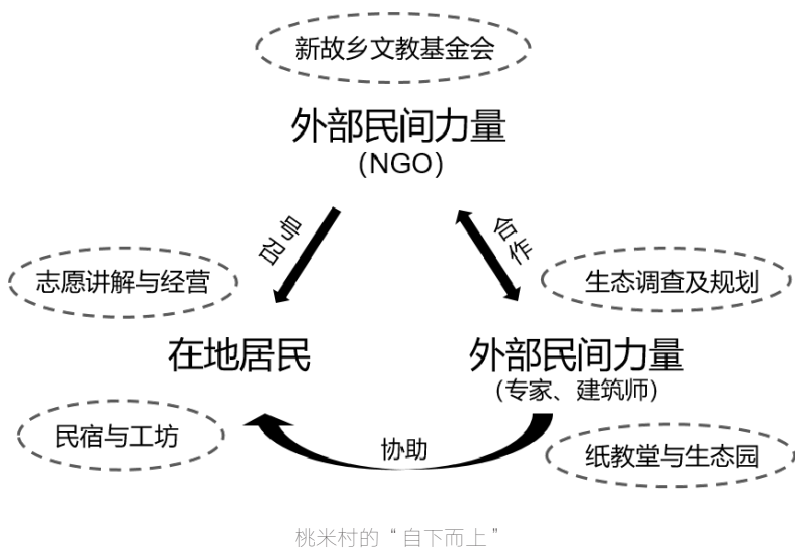


分析与对比



为保证整体荆坪村的历史风貌，村庄规划在新建建筑外表皮上要求与老建筑相统一。在走访过程中，笔者也了解到这个几乎是强制性的民居风貌要求，政府也给予村民私宅建设上的额外补助非常少。由此在这一情况下，荆坪村的发展是否会陷入一个死循环呢：经济条件的差异会导致即便要求立面风貌统一的规划变得不统一，在村中行走，所见的是质量不一的新建民居，那些像贴纸一样的瓷砖拼接成的“砖砌墙”迎面给人一种劣质仿古村落的不适感，除了在风貌的质量上的参差不齐，以旅游业为产业的荆坪古村也面临着旅游的淡旺季，并且，持续依靠政府资金维持乡村再生是不健康的，自上而下的乡村再生如何在保证当地的生态、历史、人文的基础上联系村民构建乡村产业，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是目前可以探索的地方。

对比台湾地区乡村发展，荆坪古村与台湾的桃米村同样都依靠着旅游业维持乡村再生产业，同样在都面临着旅游业的淡旺季影响，然而不同的是，两者乡村再生路径从再生者到乡村更新方式都有极大的不同，颇有殊途同归的感觉。



仔细思考，或许旅游业本身只能作为乡村发展的附属产业？尤其对于哪些没有标志性景点的村庄而言。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下，我们无法改变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前往城市，但同时，这也不意味着乡村会因此空无一人，倘若乡村的产业足以维持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未尝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再生方式，并不一定要让每个乡村成为“网红村”才是成功的乡村再生。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式并无好坏区别，前者更多倾向于从在地实践依照在地的实地需求微观角度出发，后者则是从乡村与城市整体关系宏观角度出发，两个案例对比来看，目前两者都面临同样的困境，但因为再生者的不同，面对问题的后续解决办法也肯定不同，目前笔者也尚不能给出定论。

但仍然可以从台湾地区案例中学习“自下而上”乡村再生的经验；土沟村的艺术介入乡村再生与北投社区温泉博物馆的更新可以发现许多乡村再生的民间智慧，无论从乡村本身潜在价值的挖掘还是再生过程中的实践策划，或许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如何去激发城市中的人们改造乡村的动力，高校的师生、建筑师乃至民营企业等等，如何去为他们下乡实践创造机会，如何更好地增强城市与乡村的联结，如何去“搭桥铺路”，激发更多人的智慧。



参考文献

- [1] 翁雅雯. 村是美术馆、美术馆是村—台南土沟艺术场域扩张经验 [D]. 台湾: 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
- [2] 蔡锡谦. 台湾社区营造之发展—以屏东市崇兰社区为例 [D]. 北京: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 [3] 陈可是, 高佳. 台湾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乡村复兴模式研究—以台南市土沟村为例 [D]. 广东: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 [4] 许标文, 刘荣章, 曾玉荣. 台湾“自下而上”乡村发展政策的演进及其启示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4.
- [5] 刘夏琼. 近郊型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发展规划研究—以中方县荆坪村为例 [D].
- [6] 陈宇 , 冯鑫, 戴永务. 台湾“农村再生计划”对大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D]. 福建: 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
- [6] 叶超, 高洋. 新中国 70 年乡村发展与城镇化的政策演变及其态势 [J]. 经济地理, 2019, 39, 10.